

林则徐致杨以增书札（下）

骆伟 徐瑛辑注

第十一通

迳启者：前任咸阳县丁忧知县杨瑛，捐输留省一项，除伊自行交局外，弟代认库平^①壹千肆百贰拾两。祈大兄大人于弟养廉内，匀作五个月，代弟扣拨归入本款，另单开示，不必入于公文为荷。此托，即请台安不一。

愚弟林则徐顿首三月望日

注

^①库平：清代国家通用银之一种，相当于京平、关平银而言。库平银一两，约合关平银九钱八分二厘七毫。

第十二通^①

见示折稿，本已明妥，惟思此次恩遇非常，措辞似宜倍加谦虚。弟谬酌数语，粘签奉政，未知当否？惟祈裁定。弟处折稿，亦乞细为删改，是幸。明日迟发不妨，拟令于十三日呈递，比十二日子更佳也，顺请夕安不一

弟徐顿首

①信中所谈，为林则徐擢云贵总督，杨以增擢陕抚谢恩摺底稿的修改之事。据《林则徐奏稿》下第500摺：《补授云贵总督谢恩摺》，上署日期为四月一日，並附有四月十四日殊批：“长途善养，以副简任”。正和此信所说“十三日呈递日子更佳”相符，故此信应为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底书。

第十三通①

日来本拟造谈，而诸冗蜗集，竟致未得抽闲。昨樗邨(2)言及：张州判可委监印，具微造就盛心③。又沙游击④休致遗缺，官保函来，属以署中军之尹游击兼署。是以弟现具两稿，送呈察政，如以为可，即赐付回。弟便照此缮发，毋庸费神裁覆也。

正写至此，樗邨又以尊书见示，知承推爱，署中宾从感曷可言。弟友人未免太多，不便太烦位置。刘小楼⑤本系弟在凉郡时，托春介轩⑥在书院中物色。兹伊情愿回凉，弟为之函托介轩，代荐笔墨之馆。小楼在弟处既阅年余，凉甘、凉一带，即无如此书记，或者介轩即可订延也。子香⑦只求于新方伯到时，鼎言嘘植，当不脱馆。目下渠即回寓暂住，亦不过月余。乃弟已在荷卿⑧处，即不便再为荐注。卓见以为然否？

家人黄岷本系随弟多年，此次所以不欲带滇者，为伊年已望七，何必拖往万里遥程？是以拟留在此，而其子仍随小儿在闽。蒙爱屋及乌，许其仍供旧时职事，不但弟代为感激，伊亦极叨异量之恩。惟据其连日依依，总以跟随将及卅年，不忍离去，若远路别有不虞，亦是数定，无可怨亦无可虑，弟看其言出肺腑，只可任他随去，应请阁下毋庸更费腾那矣。

连日杂事来求者，不可胜数，惟一未入⑨李家楨，系弟同年之孙，前闻子方已许甘饷，两县皆知之，现却未经派及，然其苦万状。据云：现尚有饷解甘，可否于阁下在行省时，先为派定，以免复成画饼，出自仁裁。再！前日见貽行轿数乘皆好。其绿围轿，弟处现已多余，万万勿劳制赠，至嘱，至嘱。抽冗手书，藉请

时安，徐侯初七后晤罄，不具。

愚弟徐顿首

官保来函附阅。

注

①此信为林则徐奉调云贵总督，尚未启程时的信札。信中所言，多是托杨以增安排一些幕宾的人事问题。

②樗邨：当为书记，幕僚之属。

③具徵造就盛心：（委张州判监印）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您重用人材的好意。

④游击：清代绿营兵带兵官，为从三品武官。

⑤刘小楼：当为书记，幕僚之属。

⑥春介轩：春熙，字介轩，满州人。曾任乌什办事大臣，塔儿巴哈台办事大臣。

⑦子香：当为书记，幕僚之属。

⑧荷卿：疑为符卿。孙瑞珍，字符卿。时任户部尚书。

⑨未入：旧官制。凡未入九品之官，谓之未入流。如典史、驿丞等。

第十四通①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十九日自凤县发一手缄，并附京中家信，谅不日尊处即必发摺，恐赶不上，是以用排单②限行四百里，未知两日能到否？廿二日在马道驿途次，承遣专马，递到回摺。并奉十九日所发画书，情绪深长，读之深感。惟拗谦过量，益使弟踟躅难安耳，即惟葶祉绥宜，潭祺藹吉，悉如以颂。

承示省中稍形乾旱，而弟自宝鸡入山，已遇大雨两次，或者日来亦可遍沾也，盼盼！韵函章单已领阅。撒拉与黑番械斗③，殊不成事，然撤回若能获胜，亦足破黑番之胆。官保未即赴凉，殆即为此，弟未知如何具奏，甚以为念。

所示题名录，领阅之下，感甚感甚。弟之次婿沈葆楨，留京四年，倖而获隽，差强人意。贵省所中，不知有盛族及令亲否？闻萧铭贞⑤学问甚好。李湘萼⑥则砚农⑦之弟也，砚农已将兑项

收明，有一字与小儿，附呈台览。此次所奉批摺各件，蒙为转行，感荷感荷！下次谢摺回来，无可转行，恐其摺即包在小儿家信之内。只求将弟家信飞递前来，则沿途皆可接到矣。

高汉屋⑧适同行至褒城，弟因山水，阻在马道驿，得报后当即专遣一马，送信至褒城与之。渠早已深感给咨之速，兹果高捷，更不知如何以戢也。此间中额之增，实因士习之善。此次陈子嘉⑨见面，上犹指出，弟去秋所奏科场情形，可见循规蹈矩有便宜也。会元闻系信臣⑩之子，未知确否？相知者，则仙舟⑪先生令孙，令人喜哲人有后。馀则沈饴原⑫、徐惺庵⑬、李栢堂⑭之世兄，藕耕⑮之令弟，皆甚可喜。不知此外尚有熟人否？闻旗卷有福全⑯者，书法极佳，必可鼎甲，亦妙事也。

谏垣⑰忽又闹一买奏之案，与从前之萧姓相仿，太不成事，不独朱降安歿为可慨矣。粤抚择人，自非石琴⑱不可，未知仲升⑲又作何位置也。兹又附寄京中一信，仍乞掷交舟儿为感。此请台安，谨将崇谦全缴，幸改之为慰。

愚弟则徐顿首 四月廿二日夜

另单所开存款，极感亲切至情，但必将两数亦算所存之内，弟实万分难安。惟有于不得已时，再向台端挹注⑳，亦断不敢自外也。承询兑京一层，小儿春间去时所带，或尚敷衍得半年之用。惟沈婿（即弟外甥，一贫如洗），中后如能馆选，在京之日尚长，所用不少，小儿亦不能一一代垫。既蒙关垂之切，请于存项中代拨京平㉑五百两，由小儿转交小婿作为用度，容随后统计可耳。此项并不必交摺差带去，以致途中担险。或是渭南之余㉒，宝鸡之李㉓，进京引见，均可托带。能于六月到京，即可接济矣。至兑捐道员一项，已作信赴京问之，行止悉从其便。弟虽隔远，想京中商明之后，即必有信由小儿寄呈也。

弟又顿首 廿二夜再泐

各信收到抄件仍缴

①从十四通以下，为林则徐调云贵总督，赴任途次及在任所与杨以增的书信。

②排单：清代各省送达京师或各省互相传递之公文，皆粘连此单，沿途经过各驿站，均需在排单上签注收发时刻，有的还规定限行里程，以保证公文按时到达。

③撒拉与黑番械斗：撒拉即回族，黑番即藏族，指甘肃、青海一带回、藏族纠纷。

④沈葆楨：福建侯官人，林则徐次婿，道光廿七年庶吉进士，后曾任赣抚、江督等职。谥文肃。

⑤萧铭卣：山东福山人，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⑥李湘萼：山东安邱人，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⑦砚农：李湘萼，字砚农，道光十二年进士。李湘萼之兄。

⑧高汉屋：见第七通注2。

⑨陈子嘉：陈宝禾，字子嘉，浙江钱塘人，道光十五年进士，官翰林院编修。

⑩信臣：许乃钊，字贞恆，号信臣，又号讯臣，浙江钱塘人。道光十五年庶吉士，历任苏抚，光禄寺卿。其子许彭寿，道光廿七年进士，二甲第一名。

⑪仙舟：帅承瀛，字仙舟。湖北黄梅人，嘉庆元年进士，历任太仆寺卿、礼部侍郎、浙江巡抚等职。道光廿一年卒。其孙帅远烽，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⑫沈始原：沈歧，字始原，江苏通州人。嘉庆十三年庶吉士，左都御史。同治四年卒，谥文清。其子沈隍，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⑬徐惺庵：徐士芳，字诵清，号惺庵，浙江平湖人。嘉庆进士，官至工部左侍郎。其子徐申锡，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⑭李椿堂：李煌，字椿堂，云南昆明人。嘉庆廿二年进士，官翰林院学士。其子李培祐，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⑮藕耕：贺长龄，字藕耕，号西涯，晚号耐庵，善化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历任福建布政使、贵州巡抚、云贵总督。其弟贺桂龄，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⑯福全：正蓝旗满洲人。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⑰谏垣：清代都察院的别称。

⑱石琴：黄恩彤，字石琴，山东宁阳人。道光六年进士，曾任广东巡抚。

⑲仲升：徐广缙，字仲升，鹿邑人。时任广东巡抚，道光廿七年十二月擢两广总督。

⑳挹注：取有馀以补不足之意。

㉑京平：重量名。略小于库平，京平一两四分合库平一两。

㉒渭南之余：指陕西省渭南知县余炳焘。

㉓宝鸡之李：指李梦愚，山东博兴人，道光九年进士，廿五年任宝鸡知县。

第十五通①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廿三日在褒城之马道驿，交长安马夫带回一缄，谅已先登台鉴，比维鼎祺增泰，潭祉凝绥，自如臆颂。

弟于褒城又复遇雨，行程颇觉艰屯。廿五日大安驿，有原至派护送斌笠畊^②之外委^③杨应魁回来。知其送到成都，于斌公起身时，令其回省，并有一信谆谆代托，兹将原信另单寄览，祈为照入可也。

弟廿六日可抵宁羌^④，距成都尚有十一程，到彼须在端节后矣。李应举摺回，当有小儿家信，并甲第全录，敢祈用排单限行见寄为感。手此交杨应魁带呈，藉请
崇安，馀续达不既

愚弟林则徐顿首廿五夜

注：

①据此信内容来推算，距前信仅二日，似应为四月廿五日书。

②斌笠畊：斌良，姓瓜尔佳氏，字笠畊，又字备脚，满洲正红旗人。道光廿六年十二月命为西藏办事大臣，时于赴任途中。

③外委：清代的额外低级武官，有外委千总、外委把总，外委职位与千总、把总略同，但待遇较低。

④宁羌：地名。位于川陕交界。

第十六通^①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廿五日，甫交杨应魁带去一函，计可先邀青鉴。兹抵宁羌，将出陕境，因见沿途俱系瘠苦之区，借骑站马，颇觉费事，一出陕界，自更可知。前带来戈什哈六人，均属得用。弟为省骑马匹起见，不得不行裁减。已留朱天维、魏吉善二人随赴川省。其赵德、林大鹏、马锡龄、李登发四人，先令由宁羌折回，诣轺销差。此内前两名俱能跑摺，遇事如可差遣，皆以有事为荣也。载泐数行。藉请
台安，馀惟澄鉴不备

愚弟林则徐顿首

注：

①此信无日期，据内容看应紧连四月廿五日之信。

第十七通①

至堂大兄阁下：

四月内，在宁羌途次，交差并连带两函，谅可俱登台览。嗣入蜀境，接诵四月廿五日，排单递到惠书，承将批摺寄还，谨已领到。伏读恩谕：“长途善养”②等因，不胜感涕。复荷仁言谆嘱，令其樽节烦劳，挚爱肫情，曷胜感刻，又恭读批谕尊摺，仰见阁下恳诚真实，久已上契宸衷，是以勛励有加。惟在“守而勿失”③，敬聆之下，感忭同深。迺时炎景渐隆，遥维荜履亨绥，潭祺嘉迪，自如臆颂。

平原一带，曾否均沾透雨、遍种秋禾？殊深萦念。弟于天中后一日④行抵成都，承地主款留，又值甚雨连朝，暂停至十一日，始经进发，拟由叙州一带，取道赴滇。盖即铜铝委员所行大路，约须一月以后，始得按莅昆明。

贱足较前略差，而总未见收口，殆因不能不穿靴之故。眷属亦尚无恙，叨承注问，铭戡奚如。兹有附寄舟儿家信一函，若由川省托寄，恐多迟滞。前由西安带来之弁，尚留朱天维、魏吉善二名随到成都，兹亦遣令回辕销差。谨泐此函，并将家信带至台端，以便遇摺附去。若摺差已行，则由提塘⑤附交亦可也。手此恭颂荜安，暨阖署同绥。敬完谦柬，悚切！悚切！

愚弟则徐顿首

再，现有分发来陕之未入郑组成，系弟妻兄之孙。乃祖曾任山西知县，身后为子所败，家业荡然。其孙人甚笃实，读书未成，竟无谋生之路。不得已于上年捐局内，助其捐一指陕之保先

未入，缘彼与弟可不迴避也。兹伊来而弟已行，毫无倚傍，如荷爱推乌屋，训诲成全，铭感实无既极。又顿首。

注

①此信无日期，似应为道光廿七年五月中旬。

②“长途善养”：系指道光皇帝于廿七年四月十四日，在林则徐四月一日所上的：“补授云贵总督谢恩摺”上的硃批：“长途善养，以副简任”。

③“字而勿失”：系指道光皇帝于廿七年四月十五日，在杨以增所上的“补授陕西巡抚恭谢天恩摺”上的硃批：“诚实守而勿失，虚浮屏而勿尚”。

④天中后一日：阴历五月五日午时为天中节，天中后一日即五月六日。

⑤提塘：官名。清代各省可派驻京官员一名，负责文报往来的递送，曰提塘。

第十八通①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别经半载，在途尚能叠作手书。一抵滇疆，遂不知何以手忙脚乱如许之甚。总缘心神颓靡，家运又复迍邅②，前者之来，本以病躯勉从行役，而携挈病妻偕来，尤为失计。缘其时儿辈均不在侧，无人随侍南回，不得已同涉险程，相依为命。

六月中旬到后，内人积恙已深。滇中本无良医，就中延一、二人，与议诊治之法。至八月略有转机，而弟先已奏明，赴东南路补阅营伍，并值姚州匪徒，复有汉回互杀之事③，不可遽行剿击，而借阅伍以树风声。中秋出省巡行，所历皆蚕丛鸟道，风餐露处，疲累万分。九月望间，署中书来，知内人疾又加甚。弟回署后，虽叠试刀圭④，而不食不眠又将浹月⑤，且肝风内动，抽搐迴异常形。延至十月望日，竟以不起。偏值三子无一在侧，送终者小女一人耳。辰下柩停署中，赶谕舟儿及彝、樞⑥等，各由南北来滇奔丧，俟其到来，再议扶榇之事。

统计别后奉到华翰共有九缄。而欲视缕⑦奉陈者，不啻千头万绪，未及搦管，复扰他端，因循至今，不胜惶歉。西师典后，

频承抄寄各件，更感关重。滇中绝少见闻，竟如聋瞶⑧。即布官保限行来信，亦必两月馀方到。尊函最速者三十六日，迟者亦四五十日不等，毕竟比之南省，尚不至过于耽延也。

八驷⑨先馆制符，再赴肃州总办，视卢厚翁⑩、颜鲁舆⑪当日任事之期，更为促迫。惟顷接京信，又闻谦帅⑫在酒泉暂驻，孔修⑬尚书不令出京，看来福星可驻兰垣，不须西去，以弟悬揣兵势，伊江二千之众，由冰山南去，红庙之一千五百，历高昌而西，中间之乌什、阿克苏、库车、喀喇沙尔等城，皆相犄角。当不待定西⑭到彼，即已归马放牛⑮。此事似可希冀。当此度支大绌⑯之际，若稍稍时日，其何以堪？惟仗圣主福威，早为戡定耳。

赛石溪⑰事大不可解。弟曾在喀城参赞署内，流连两日，知其中魑魅极多。然以八城首席居之，亦何至竟遭魔厄，以渠年力才艺，忽而陷此，大为不值，言之可伤。定西名目赫然，未免招人忌谤，心甚忧之，但祝早收功一日，而渠却不必亲抵行间，似较易于自处也。

阁下现权之席，事事就熟驾轻，惟撒拉前次伤害官兵，究竟如何了结？而番务亦綦难料理，动则窒碍甚多，至寻常晋接间，“亦不难于远者来，而难于近者说⑱，”所喜汪汪叔度⑲，必皆处之泰如耳。

林国华⑳捐项，费神兑至黔中，弟一经得信，即于八月间奏出，此一起人数本少，或可早经部议，不必俟至半年，其中少银二千，系弟嘱其留在京中，半为舟儿资斧，半为年底应酬，此间即以养廉补其捐项矣。承寄与小婿之项，渠已收领，感荷之至。

拟送布官保北上贻仪，曾承盛意，代为致送，心感无似。然前荷见寄一单，直以此为存项，则弟负惭无地矣。顷思定西此时势难诿期展觐，而其统军塞外，在在犒费甚多。弟前次承其远致隆仪，以交谊而言，不得不领。然随时耿耿于心，今拟以饷贻之资，为其犒军之费，似于鄙念，始觉稍安。弟未知阁下眼前尚能挹注否？如可设措，则乞将所言前项，代致定西，或交其眷属

中；或乘便寄至肃郡；统惟斟酌行之。并望代述弟意，谆嘱必不可唾弃，使弟无以为人，则感甚矣！

再，石溪与弟亦甚莫逆，今遭此变，不能忘情，渠之夫人、少君，先有北归之说，近既遇有此事，自必俟其灵柩入关，扶护北行，不肯遽然先去。弟拟寄致楮仪两百，亦乞代为封好，就近交其令郎（名威麟，字龙友者）收入；另有一信亦望转交。其中所短，弟当觅便寄缴尊处，或杨嵩云（瑛）早晚补缺，能以归还前项，并乞划收，琐费清心，曷胜铭歉。

闻关中秋收虽薄，而大雨之后，二麦遍种，已可以定人心。弟未知主宰，暂离吏事，究曾奚若，恐不免稍有微言也。内子讷文并不遍致，惟台端不敢不寄。但滇中极远，不惟奠醊难施，即欲书寄挽联，亦无其便，万万不可因此更费清心，切嘱，切嘱！高汉屋寄来选择名单，俱经收到，惟现实无暇寄覆，祇可稍待耳。口外情形，仍望寄知，感感！谦束汇缴，此后万勿再施，千万千万！手此藉贺

台喜，并请勉安，乞恕稽迟不一。

愚弟则徐顿首 小春十九日②①

再，滇中汉回事，难以罄言。弟一时心绪如麻，亦不及视缕，交审京控二案②②，人甫解到，尚无头绪，惟到任后，奏有两次夹片，兹录稿寄呈阅之，可知大概。又刻有示稿一本，不甚有益于事，而民心为之颇平。附以奉政，馀容迟日细陈不尽，弟徐又顿首。

弟之脚疾，受累多时，近日天冷，已见收乾矣。屡承垂念，敬谢兰问，阖潭同吉不戢。

注

①此信写于道光廿七年十月十九日，林则徐任云贵总督四个月后。因妻子于十月十五日去世，加之云南汉回民族纠纷日重，酿成互杀之惨剧，极难处置。因此林则

徐疲累万分、身心交瘁、情绪低沉颓靡。此信内记录了林则徐处理汉回民族纠纷的一些方法措施；记录了新疆安集延暴动的部分情况和他对形势的分析，颇有史料价值。

② 迍邙：难行不进之意。

③ 汉回互杀之事：滇中汉回民族矛盾，积历数十年，由于清统治者长期施行民族分化政策，使矛盾加深。林则徐初采取民族和解，一视同仁的政策，颇收效果。由于积怨太重，不久又暴发了姚州白盐井汉回互杀事件，伤亡甚多，林遂采取抚剿措施。

④ 刀圭：指刀头圭角，代称药。

⑤ 浹月：即一个月。也可作两个月。

⑥ 舟儿及彝、枢：指林则徐长子、三子、四子。舟儿指长子林汝舟（官翰林院编修）；彝指三子林聪彝（官浙江候补道）；枢指四子林拱枢（官江南道御史）。林则徐共有四子，次子林秋柏早夭。

⑦ 颀缕：委曲详言之意。

⑧ 聩瞶：即耳聋眼瞎。比喻消息闭塞，见闻不广。

⑨ 八骏：旧时指贵官出行，有骑卒前导，多者八人，谓八骏。

⑩ 卢厚翁：卢坤，字静之，号厚山，涿州人，嘉庆进士，道光时官两广总督。厚翁是对他的尊称。

⑪ 颜鲁舆：颜伯焘，字鲁舆，颜检之子，连平人，历任陕西、云南巡抚，闽浙总督等。

⑫ 谦帅：布彦泰，字子谦。时任定西将军，率兵赴肃州平定布鲁特叛乱，故称谦帅。

⑬ 孔修：文庆，字孔修，满州人。时任军机大臣。

⑭ 定西：指布彦泰。

⑮ 归马放牛：见《尚书·武成篇》：“乃偃武修文，归马于华山之阳，放牛于桃林之野，不天下弗服”，比喻不再用兵。

⑯ 度支大绌：即财经极度困难之意。

⑰ 赛石溪：即赛什雅勒泰，字石溪。曾任叶尔羌参赞大臣。道光廿七年八月三日，安集延发生暴动，犯喀什噶尔，赛石溪自杀。赛石溪为布彦泰的胞弟。（见《林则徐日记》第448页三条）。

⑱ “亦不难于远者来，而难于近者说”：见《论语·子路第十三》“叶公问政，子曰：近者说，远者来”。原意为：施惠于近者使之喜说，则远者当募化而来。

⑲ 汪汪叔度：见《后汉书》：“叔度汪汪若千顷之陂”。后汉黄宪字叔度。汪汪谓人气度恢宏。

⑳ 林国华：待查。

㉑ 小春：小春即十月。

㉒ 京控二案：指云南回民丁灿庭、杜文秀等，进京控告香匪串谋灭杀无辜二案。